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柒拾玖 一九八七·陸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染染暮晚自依屋角鳴鳩
雨多天晴是收寒食火吹
名凡規市流衣選書出丁卯

書譜

饒宗頤專輯

民幣1.85元

小書齋最實際

書法篆刻國畫書籍及文房四寶專門店

文物出版社80種歷代碑帖法書選、上海書畫社各種書畫理論書籍、書法、藝苑掇英、西泠藝叢、香港書譜等期刊，榮寶齋畫譜1-20冊、書畫篆刻字典、工具書籍、日本新式機械裝裱服務等。

安徽紅星牌宣紙

	包裝(張)	正牌\$	副牌\$
三尺棉料單宣	20 100	21 100	15 70
四尺淨皮單宣	10 100	26 250	18 170
四尺棉料單宣	10 100	26 250	18 170
四尺棉料重單	10 100	27 260	19 180
四尺棉料夾宣	10 100	29 280	21 200
四尺二層夾宣	10 50	35 170	25 120
四尺三層夾宣	10 50	41 200	29 140
四尺棉料綿連	10 100	26 250	18 170
四尺淨皮綿連	10 100	19 180	11 100
四尺淨皮羅紋	10 100	29 280	21 200
四尺淨皮龜紋	10 100	19 180	13 120
四尺淨皮扎花	10 100	31 300	21 200
五尺淨皮單宣	10 100	31 300	23 220
五尺棉料單宣	10 100	31 300	23 220
五尺棉料夾宣	10 100	34 330	26 250
五尺二層夾宣	5 50	21 200	15 140
五尺三層夾宣	5 50	24 230	18 170
六尺淨皮單宣	10 100	51 500	36 350
六尺棉料單宣	10 100	51 500	36 350
六尺棉料夾宣	10 100	56 550	41 400
六尺二層夾宣	5 50	33 320	23 220
六尺三層夾宣	5 50	41 400	31 300
紅旗四尺棉料單	10 100	16 150	11 100
紅旗四尺棉重單	10 100	17 160	12 110
紅旗六尺棉料單	10 50	31 150	21 100
雞球五尺棉料單	10 100	21 200	15 140
雞球淨皮尺八屏	10 100	27 260	19 180
浙江四尺淨皮單	10 100	11 100	7 70
浙江1×4淨皮單	20 100	11 50	7 35
安徽四尺桑皮紙	15 100	10 60	7 35
安徽1×4桑皮紙	30 100	10 30	7 30

福建四尺玉扣紙	20 200	9 80
福建四尺毛邊紙	33 200	9 50
日本六尺鳥の紙	5 50	50 400
韓國楮皮紙#5	10 100	36 350
韓國楮皮紙#7	10 100	47 460
韓國楮皮紙#9	10 100	59 580
北京榮寶齋蟬衣	5 20	20 80
榮寶齋清水簪宣	20 2	60 80
榮寶齋玉版宣紙	20 2	80 80
安徽曹怡順丈二宣	1張 25張 100張	\$55 \$1,200 \$4,300
安徽曹怡順四開丈二手卷	1張 25張	\$15 \$300

毛筆

	大	中	小
上海楊振華蘭竹	42	35	27
上海楊振華豹狼毫	21	15	11
楊振華鹿狼毫書畫	13	8	6
楊振華山水、寫意	8	6	5
周虎臣狼毫大竹石	19	17	15
周虎臣狼毫大蘭蕊	17	15	13
周虎臣狼毫大花卉	14	11	9
周虎臣北狼毫書畫	15	12	10
周虎臣狼毫大篤葉	11	9	7
周虎臣蘭齋選穎	11	9	7
周虎臣宿純長穎羊毫	7	6	5
周虎臣宿羊毫聯筆	10	9	8
周虎臣純羊毫聯筆	5	4	3
周虎臣加健大白雲	6	5	4
上海火炬牌大白雲	6	5	4
北京特製大白雲	6	5	4
各類圭筆描筆紫毫小楷筆	3~6		

巴林平頭章

0.8~3.0cm	\$5~11/方
巴林雕頭扇面對章	\$15/盒
巴林隨形書畫章	\$2/方
篆刻刀 大、中、小	\$5/把
國產章石錦盒	\$3
國產紅木印規	\$3
國產紅木筆掛	\$65
國產竹皮筆卷	\$6
國產青花筆架	\$6
國產青花筆筒	\$10~23
國產青花筆海	\$25
國產青花印泥缸	\$5~7
國產青花五組缸	\$26
國產七格調色盤	\$36
國產塑膠調色碟	\$2~10
國產白瓷調色碟	\$1~2
英國白瓷調色碟	\$10~32
英國白瓷五組缸	\$60
韓國青瓷水滴	\$8~12
韓國楠木筆筒	\$50
國產數拾用毛毡	\$30~40

印泥

	一兩	二兩	五兩	散裝
上海光明印泥	\$21	\$36	\$72	\$9
上海美麗印泥	\$34	\$62	\$135	\$21
蘇州珍珠印泥	\$40	\$55	\$130	\$20
蘇州八寶印泥	\$40	\$52		\$17
蘇州硃標印泥	\$28	\$36	\$54	\$9
蘇州堆朱印泥	\$17	\$22		\$6

顏料

蘇州姜思序堂12色國畫顏料	\$7
蘇州姜思序緒石、硃標、花青、洋紅、石青、石綠、蛤粉、藤黃等	\$1~10
蘇州長頸鹿12色水彩畫顏料	\$6
上海飛馬牌12色國畫顏料	\$7
天津熊貓牌12色水彩畫顏料	\$6

宣紙印譜

\$6~20

墨條、墨汁

上海鐵齋翁墨	\$19/兩	\$38/二兩
安徽超頂漆烟墨	\$8/兩	\$15/兩
蘭亭墨汁 半斤	\$3/支	\$30/12支
三角牌墨汁 斤裝	\$3/支	\$50/20支
青年牌墨汁 斤裝	\$4/支	
中華牌墨汁 半斤	\$4/支	
李廷珪墨汁	\$8/支	

端溪名硯廠宋坑單打硯

5" \$44 6" \$56 7" \$88

購滿百元或以上

九折優待

購滿千元或以上

八五折優待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62號1/F（梅窩碼頭對面）

電話：5-416887 營業時間：平日9~7時 假日12~7時

書譜 陸

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總第七十九期

每期專題

饒宗頤專輯

早期中日書法之關係
綜貫古今 別開生面

——論饒宗頤教授的治學精神與書法途徑

附：選堂論書十要

論書次青天歌韻

碑帖精選

饒宗頤書《論書次青天歌韻》

唐碑百選

雅集

康有為為甘作屏書楹帖

傑出的女書法家邢慈靜

篆刻篇

陳介祺與王石經

徐堅之印藝與印論

書家詩翰

鄧芬詩箋

饒宗頤 14

林漢堅 17

20

饒宗頤 21

36

施舍 50

汪宗衍 4

修綆書屋主人 6

劉雲鶴 7

陳振濂 9

11

□ 出版 廣東人民出版社

□ 編輯 香港《書譜》編輯委員會

□ 經銷 廣東省新华書店

□ 印刷 新世紀印務公司

廣州花縣新华鎮新华路六十四號

公三二〇五三

□ 定價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元八角五分

廣東省期刊登記證第一八九號



編後話

這一期送到讀者手上時，已是「歲云暮矣」！在一九八八年即將來臨之際，謹祝新年快樂，一年勝比一年！

鄧散木詩箋
陳祥耀先生詩箋

書家和書史

錢名山先生生平與書藝
陳恒安先生的書法藝術
齊白石書法的形成歷程

名品欣賞

明扇擷英

研究和考證

《補訂急就章偏旁歌》譯注（五）

草書勢論略

劉熙載對書法體系的劃分

《金剛經》與書法藝術
《蒙詔帖》非偽再辯

書論與印論

書法與佛法

使刀如使筆

技法講座

談筆法

文房百器

竹硯與蕉葉硯

書壇動態

虞逸夫 22

姜澄清 26

王啓初 29

孟衡 52

馬國權 54

沈北宗 60

張郁明 62

水寶佑 64

曹寶麟 66

洪丕謨 70

葉一葦 71

谷有荃 74

蔡鴻茹 76

69

13 12

這期是「饒宗頤專輯」。對海外讀者來說，饒宗頤教授的名字是比較熟悉的。他是廣東潮安人。一九一七年生。字選堂，號固庵。早年曾任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教授。五十年代初，先後任教於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以古文字學、敦煌學、古典文學等享譽國內外。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和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法國亞洲學會榮譽會員。著述宏富，主要有：《選堂集林》、《楚帛書》、《敦煌書法叢刊》二十九冊、《唐宋墓誌》等十餘種。書畫雖為其餘事，由於學養湛深，故所作俱秀雅古樸，深受識者推崇。這裏刊出林漢堅先生《綜貫古今、別開生面——論饒宗頤教授的治學精神與書法途徑》一文，藉以介紹饒教授的書學和書藝；對中日書法藝術淵源的探討，饒教授所撰《早期中日書法之關係》，更見廣徵博引，爬羅剔抉，所得獨多。並附饒教授所書長卷、條幅、對聯、扇面等佳作，供讀者們欣賞。

虞逸夫先生《錢名山先生生平與書藝》、姜澄清先生《陳恒安先生的書法藝術》兩文，分別介紹錢、陳兩公之書法造詣，而名山先生之高風亮節，亦足令人景仰。

張郁明先生的《劉熙載對書法體系的劃分》一文，歸納劉氏對書法動和靜的兩種內容和各種書體之間的聯繫；沈北宗先生的《草書勢論略》、曹寶麟先生的《〈蒙詔帖〉非偽再辯》等佳作，可供探討。

還有陳振濂先生的《徐堅之印藝與印論》、王啟初先生的《齊白石書法的形成歷程》等文章，也值得向讀者推薦。

封面：饒宗頤先生書迹及潮州西湖

爲有康

帖楹書屏作甘爲



汪宗衍 □

康有爲是近代政治改革派的先行者，也是著名的書法和理論家，字長素，晚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進士，用工部主事。少從朱次琦讀書，博通經史，聚徒講學。入北京，上萬言書，議變法。召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行走，特許專摺言事。有爲連條議以進，世稱戊戌（一八九八）變法。未幾，不容於頑固守舊派，慈禧復聽政，盡罷新制。有爲逃亡海外，至辛亥革命，乃歸上海。一九二七年卒，年七十。著述甚富，弟子輯爲《萬木草堂叢書》。其有關論書法者，曰《廣藝舟雙楫》，一名《書鏡》。

清代崇尚帖學，有爲提倡北碑，習《石門銘》，融會碑帖，自出機杼，縱橫奇宕，卓然成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一聯云：

天青竹石侍峭嶺；
室白魚鳥從相羊。

上款：「翰臣仁兄正」。旁邊題字四行云：

自宋以後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康有爲。

下鈐「康有爲」白文方印。其自稱自贊自負如此。張廉卿名裕釗，鄧完白名石如，包慎伯名世臣，即《藝舟雙楫》的作者，皆清代中葉以

後的著名書法家。有爲亦以爲各有所偏。

康有爲寫完四行邊款，還嫌不夠，在印章之下，再題三十多字云：

鄙人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沈布政子培望而識之，鄭叔問識而奪取，移贈翰臣，得人哉。

沈子培名曾植，鄭叔問名文焯，皆同時之書法家，意欲拉了兩個朋友認可其「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亦其經心得意之作。世有藏康聯者，想無出其右者矣。

翰臣爲甘作屏，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營商於上海，雅愛古文物。清末，楊惺吾（守敬）至滬濱，主翰臣家，爲購其所藏漢甘露銅盤及隋元公、姬氏、董美人、尉富娘四墓志。得千餘元，又爲之揀揚賣字，並請作先人墓志，得三四千元，惺吾視翰臣爲知己，載入《鄰蘇老人自訂年譜》中。

翰臣築園於滬西，曰非園，時集文流宴會吟詠，王雪澄（秉恩）在粵得《隋劉猛進墓碑》，售於翰臣置於園中。陳散原（三立）爲撰《非園記》，及《題非園圖》五古。王靜安（國維）一九一八年戊午八月晦日燈下與羅雪堂（振玉）手札云：「傍晚與藝風、王雪老同往甘翰臣園林，見其所藏矢王尊，器蓋各有「矢王作寶彝」五字。」藝風爲繆荃孫，王雪老名秉恩，字雪澄，皆近代學者。

翰臣仁兄正 自宋後千年皆怡學至近百年始購北碑然既座所集

天青竹石侍峭舊

北碑之大成都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怡包慎伯全南怡而各碑千年以來

本有集北碑南怡之成者況通漢今秦篆周籀而陶治之哉鄙人

室白魚鳥從相羊

不敢謬欲重之

康有為

鄙人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此布波子瑞
堂而讀之鄭汝明讀而李取錄贈仁人我

雅

集

傑出的女書法家邢慈靜

□修綆書屋主人

有明一代，女子善書者人才輩出，其跡多有可觀。邢慈靜就是其中最為出類拔萃的一個。

據史籍記載，她是少卿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二二）的妹妹，貴州左布政馬拯的妻子。臨邑（今山東臨清）人。後來馬拯死在任上，她扶柩携幼從二千里地以外的貴州返歸山東故里，並寫成《黔淙略》一書，追記途中坎坷困頓的苦狀，「文筆高古，存班惠姬之風」。可見是個使人憐惜而又欽佩的德才兼備的女子。

在書法上，《武定州志》說「慈靜書宗李、衛」，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則說「慈靜善仿兄書」，這說明了她的書法是遠取李北海、衛夫人，近師她哥哥邢侗的。其書妙麗而有姿致，並刻有《芝室集帖》。關於她的書跡，《式古堂書畫考》載有她的紙本烏絲欄《自述詩帖》一種，今蘇州博物館亦藏有她署名為「天啓甲子（一六二四）花朝月書于蘭雪齋中，蒲團主人馬邢慈靜」的墨本真跡。她的晚年書跡《自書雜詩》一冊，計三十五頁，詩四十一首，情真詞雅，筆勢蹁跹，無疑是她的詩書代表作品了。她的詩集名《非非草》。

文章詩書之外，邢慈靜還擅畫竹石和白描大士，以得之于管道升為多。據文獻說，她還曾經在絲綫之外，另闢蹊徑製作過一幅純用髮絲綉成的大士呢！看到過這幅髮綉大士的人，沒有不驚詫地稱她為「神針」的。

孤雁

凌寒片影下龍荒，
豈為奔波覓稻粱；
欲假秋風雙繫帛，
蘆花明月滿天霜。
時天啓甲子花朝月
書於蘭雪齋中。
蒲團主人馬邢慈靜

月滿天霜
寄天啓甲子花朝月
畫於蘭雪齋中
蒲團主人馬邢慈靜



孤雁
凌寒片影下龍荒，
豈為奔波覓稻粱；
欲假秋風雙繫帛，
蘆花明月滿天霜。
時天啓甲子花朝月
書於蘭雪齋中。
蒲團主人馬邢慈靜

陳介祺與王石經

劉雲鶴

晚清著名金石家陳介祺與篆刻家王石經，在古文物的收藏、考訂和金石篆刻的理論、實踐上各有造詣。

陳介祺（一八一三——一八八四），字壽卿，號篋齋，別署海濱病史，齋室名為十鐘山房、萬印樓、晉唐書畫館等，山東濰縣（今濰坊市）人。自應童子試時，即有三代器秦漢印之好。青年時以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四十二歲時，母喪歸里後，從此擺脫官場，潛心研究古文物，著述達三十餘種。其中對於古璽印的收藏、編訂、流傳，更在印學界享有盛譽。其書信、序、跋中，對印學亦多有精辟獨到的見解。

王石經刻四方印

△篋齋



△王石經印
字爲君都



△萬印樓



△文章司馬



道咸之際，嘗釀資集印成《篋齋印集》十部，部十二冊。晚歲花費十多年心力，集印達七千餘，即世傳「萬印樓藏印」。所輯《十鐘山房印舉》，兩易其稿，多至百冊，收集古璽漢印最多。他在《印舉》成書時嘗說：「但得古人文字流傳，則書成之後印（古璽漢印）去亦不足惜。」王獻唐先生曾說：「陳氏十鐘山房印舉，所收諸印，雖未見原物，但從印文證

之，無一僞製，即所收銅器、石刻、磚瓦皆然。此老精鑒，當時潘王二吳諸公，皆出其下，心細如髮，眼明如炬。」（《五鐙精舍印話》）同一書並記載了「陳篋齋批集古官印考證」事：「……書內筆畫錯處，篋齋皆以朱筆校正，批注甚夥，多精到語。」王獻唐感歎道：「蓋先後考官印者，未有如此君之精且勤者也。」於此可覩陳介祺治學嚴謹。

他在《與西泉論印》中說：「凡作印：篆居其六七；刻居其三四。篆佳而刻無力，則篆之神不出；刻有力而篆不佳，則野矣！穆倩之篆猶未免野人不識字之憾；松雪、三橋以下，篆亦未能至古，而秀則近於弱矣。」這裏剖析了篆與刻相輔相成的辨證關係。所謂「篆」顯然包括篆法和章法，篆法包括了識篆和寫篆；章法主要指分朱布白的基本法則，從這個意義上看，把「篆」提到篆刻的「居其六七」的地位，實不爲過；「刻」是指刀法精熟，得心應手，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是容易做到的，因此也只能「居其三四」的地位。至於陳介祺對程穆倩、趙松雪、文三橋的批評，從「取法乎上」的角度看，有其可取之處。

陳介祺在《論摹鐘鼎文作印》中說：「摹吉金作印，不可一字無所本；不可兩字湊一字；不可以小篆雜。一難於形似；再難於力似；三難於神似；四難於縮小，必先大小長短同能似，然後乃能縮小；五難於配合，本非一器之字、一體之書、一成之行，而使相合，非精熟孰能之；各字結構已定，難於融通；字外留空，尤難於疏而不散，須如物在明鏡之中，乃爲得之。須筆筆見法，筆筆有力，乃能得神。不可好奇太過……。」大篆入印較之其它文字入印的難度可想而知。

陳介祺認為，治印需先打穩紮實的摹印基礎，他《與吳雲書論治印》說：「古人作一印有一印章法，未可移綴，宜摹原印。」他平時很少奏刀，然曾親自篆印，一筆一畫悉從古璽印中得來。他曾指導族弟子振（名佩綱）摹刻古印，嘗精選古璽百餘鈕，命其摹刻成《古印一隅》，其治印多由介祺篆稿而使其奏刀。介祺在給王懿榮信中說：「族弟子振摹古作印，即須爲之集字，又須爲之嚮揚，增減其不似處。」又說：「平生倩人作印數百，皆不憚，惟同邑王君西泉能知古意……子振刀勝於筆，臨摹尤長，自篆則遜王遠甚，摹古亦仍遜王。」從這裏同時可以看出，陳介祺對培養後學不遺餘力。

王石經（一八三三——一九一八），字君都，號西泉，別署甄古齋主，與介祺同鄉。自幼性喜金石書畫。二十歲時以文人而中武秀才，非其所願。一八五四年，陳介祺由京返里後，王石經遂與定交，並縱觀陳氏所藏，過從日密，藝事益進。王石經的藝術成就與陳介祺的指導，幫助是密不可分的。

他曾輯璽印、封泥等爲《集古印雋》四冊，其中不少係陳氏藏印之印蜕，亦時在介祺案頭，除題記外，並在璽印旁多加以釋文。陳介祺在冊上題道：「王西泉四弟余歸里來文事友也。能刻印，見余所藏秦泰山二十九字、漢二楊碑、郭有道碑真本而益篤；能嗜古文字，見余所藏吉金而能讀，且擅甄墨；能鑒別，見余所藏宋元書畫而更精審。朝夕過余討論，已二十年矣。識見日上，蔚弄日富，時人已多推之，殆右丞所謂『天機清妙』者歟？」

石經書通篆籀及八分，筆力遒健，勁若錐畫。曾至北京國子監觀石鼓，又偕何昆玉登琅玕台揚秦刻石，有「游太學觀周鼓登琅玕揚秦

碑」一印紀其事。其治印先由漢鑄印入手，再上窺周秦璽印，並將銅器中古文靈活運用，端整渾樸，自成一家。其印作置之古印譜中而莫辨。他自輯刻印七十鈕爲《西泉印存》，後又增訂爲《甄古齋印譜》（一九二二年商務印書館曾影印），一時如盛昱、匡源、張士保、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等皆爲之題識。陳介祺在序文中說：「西泉作印，於印文刀法，必求之古，若無甚新奇者，而不知其無一近時人習也。」吳大澂題道：「西泉先生篆刻之精，直由秦漢而上窺籀文，融會古今古璽文字於胸中，故下筆奏刀，不求古而自合於古，簠齋丈以爲無一近時人習，信然！」王懿榮也題道：「其所作印，一筆一畫純從古印得來，故生於道咸以來，竟無鄧石如、陳曼生一字闖入也。」潘祖蔭則一言以蔽之：「西泉之印近今無第二人。」陳介祺同時跋詩曰：「王君通隸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機妙，多才雅事詳。印摹鐘鼎漢，帖撫揚追唐。何時編鐘鼎，同登叔重堂？」更是推崇備至。宋書升在跋語中對之予以很高的評價，他說：「……故爲書莊而不佻；其堅也，如石嵌壁；其樸也，如金在鑛；其雄勁而委婉，如鷹隼摩空，而騰蛇之出穴也。以餘力爲人摹印，莫不嘆絕。」又說：「先生於人交，溫厚和平，久而彌篤，非獨文學藝事之不阿於俗，其詣亦猶見先進流風也。」

王石經治學勤奮、態度嚴謹。他曾協助陳介祺檢定、揚製《十鐘山房印舉》，王獻唐在《五鐙精舍印話》中說：「……其時西泉揚朱，日夜將事，手指磨抑，皮落浮起，有不合者，則剔換之，或至再四。」又與田榕齋、高鴻裁、劉嘉穎同輯《古印偶存》四冊，選印六百餘鈕，皆精品。平時治印，必與介祺商酌，

數易其稿。如爲介祺所刊之「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印稿一再修改，累月而成。他爲介祺刻「海濱病史」印兩方：一仿天璽碑字，一仿漢滿白文。其滿白文印，最初篆時總不妥貼，後悟到須「海濱」二字大、「病史」二字小，方可配合。其對藝術事業的不懈追求，於此可見一斑。仿刻天璽碑字的一方，陳介祺題王石經印稿曾說：「……世人知吳碑之奇，而不知其出於古漆書之刀法，知其奇而又不知習之。吾友王子君都，既習其書，而知其法，又能以其字爲印，掀翻唐宋作印窠臼。」這在石經之前及同時代印人中是未之見的。



△王石經仿天璽碑字
刻「海濱病史」

王獻唐說：「自元明以降，印學可分數期，朱明嘉（靖）隆（慶）以前，但倡言秦漢，空無其實。晚明清初，乃始稍稍仿之，格於木刻失形之印譜，似而不真。乾隆以來，有能爲真漢印者，然不能爲周秦古璽也。咸同而還，能爲周秦古璽矣，秦印尙能肖真，周則未的，晚近進而能爲真周璽矣。」這裏所說「晚近進而能爲真周璽」者即是指王石經。他評論王石經治印說：「白文以漢爲宗，幾可亂真，雖或不如黃（易）桂（馥）渾厚，然乃真能爲漢印者。」「而黃（易）桂（馥）之治印，亦只能爲漢，不能爲秦，更不能爲古璽。」但王石經「間仿白文秦印，亦皆入妙」，且「以簠齋之夙教，欲以金文入印，自關蹊徑者也。」這就是說，王石經比黃易、桂馥在印路上更廣闊，在印藝上更全能。

徐堅之印藝與印論

□陳振濂

自明文、何以來，諸家雖備，然步塵者多墜惡習，汪啓淑氏《飛鴻堂印譜》雖有收羅之功，亦開泛濫風氣，頗爲印壇所譏。清初雖有丁敬輩崛起，而初難挽時風，世人遂力求返古以祛俗習，其中皎皎者，當推徐堅子固。顧歷來言必三橋、雪漁、敬身、完白，於子固恒有所忽，敢獻是篇，用質高明。

子固，世家子也。大父巨川公諱君揖，又諱仲揖，嘉靖癸丑進士，擢侍御史，爲時名臣，子固雖世家，然懶於功名，不屑習科舉，於藝事一道則涉獵頗廣，擅畫、工詩，長於篆刻而建樹尤多。誠藝林一犖犖名士也。

子固擅繪事，山水崇大癡法。又工詩，有《有竹詩鈔》若干卷。復善隸書。

子固交遊頗多，好遊歷；武夷三竺，雪竇蘭亭，九峰三泖，在處有杖痕履蹟，後西遊華山，畢秋帆聞其至，招留鈴閣，頗相推許。後入都，曾被薦於乾隆，欲以《四庫全書》館校對篆隸及繪圖專職任之，稱病以辭，其淡泊如此。

子固於篆刻一道尤有深究，嗜六書，於漢法潛心數十年。歷來爲之延譽者不知凡幾，周亮工云：「予所見工此者固多，而求奏刀之合古，章法之無補湊，六書之不謬者，子固而外，未易多見也。至其倣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外不能多讓矣。」奏刀合古，稱其刀法也；章法不湊，稱其章法也；六書不謬，稱其篆法也，有此三法，印學眞諦已得，故周氏此評，頗能收扼要之效。

子固篆刻得力於臨摹，世傳其嘗臨秦漢官私印幾千鈕。程荔江爲揚州藏家，所收尊彝鐘

◁徐堅摹刻漢官印「武庫令印」



◁徐堅摹刻漢官印「中司馬」



鼎法書名畫至多，而秦漢古銅印多至千餘鈕，子固館於其家，肆力古印，朝摹夕追，傳神取韻，洵臻妙境，嘗自叙其學印之始：「少侍先子學，偶得文國博雜印數番，喜而模之，先子或以玩時妨業，遂棄去，然於中若有結習，每樂從長老探其源流而甄別之也。」「年廿二，怙恃繼背，學無所成，家居鬱鬱不自得，乃渡江從遊於淮陰水南程師之門。未幾師歸道山，遂移榻師意齋，自丙辰歲至今，將一紀矣，師意主人雅嗜古，而予所居小樓六楹，幾同雲林清閬之閣，尊彝鍾鼎，法書名畫，羅列左右，

日坐臥其中，居然皆我有也。」是知程氏藏印，實開啓子固之悟性，其後垂垂老矣，猶念念不忘其德，設無此，子固少時一片興趣，或亦將泯滅於初萌時也。

世之印家，有以開宗立派勝；有以善於承啓勝。丁敬身、鄧完白、趙悲庵，前者之翹楚也。徐子固，後者之擅場也。子固其時明季陋習未除，文、何所倡已成微嚮，而清初沿習飛鴻頗多，巧相雕飾，恣意詭異，以示新奇，子固一出，大倡秦漢印風，欲以此矯正時弊也。敬身以開風氣爲矯枉，着力於變；子固則以善承啓爲矯枉，着力於承，窺諸清初印壇，則子固此舉實不讓敬身，其指引正統之功，造福印林，非比尋常。

世言子固「善於強記，好古學，立志窮經」，知亦是學問中人。而於史鑽研益深，其《西京職官印錄》上下卷，融藝技、史識於一爐，在歷來印譜中別開生面，洵稱力作。

子固潛心西京職官之學，條析縷辨，卓識遠見，其爲印也，必求其醇然漢家而後可。嘗言「見集古印譜、印統、印藪諸書，雖極鉤模之巧，究屬優孟衣冠，其去孫叔敖之聲音笑貌，不啻什百倍蓰也。」於形模之諸家印譜頗有微議。其自爲印則或鑿，或鐫、或學鑄，鐵筆縱橫，而朝爵軍中之法，殆彙古人於腕下，誠心手相適，藝通於神，而偏傍點劃，規矩森然，無一不漢家法也。

子固有印論七則，名曰：《印箋說》，其中頗有卓識者。

首言篆法，稱「印雖小道，而具復古之意，若乃私心增損，任意屈信，鐘鼎籀篆，雜

然並進，欲求合乎古蓋難矣。」此似指時弊而發。私心增損，筆劃繁簡無定也。任意屈信，筆劃長短曲直無準也。籀篆鐘鼎雜然並進，則謂各體篆勢生硬湊泊。寥寥數語，已括弊俗所在。故振臂疾呼：「昔昌黎謂讀書先識字，愚以爲作印必先明篆，明篆即所謂識字也」。此語雖淺，而針砭時世頗中要害。

次言章法，以爲「如名將布陣，首尾相應，奇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隨字勢」。妙在「隨勢」兩字。夫作印也，最忌增損填滿，板板聊無生氣，故須識勢而隨之，知白守黑，出自天然，「若必刪繁就簡，取巧逞妍，則必有臃腫渙散拘牽局促之病矣」。

再言刀法，力倡直腕正鋒，云當「如書家作字，以中鋒懸腕爲主」，此雖未必概盡刀法全部，要之子固印宗漢法，鐫鑿之間，其細如抽繭，粗如挺戈，皆以單刀而成，故重中鋒之說蓋有由來焉。間數稱當以「作書法」作印，則取鋒正說之外，亦是窺出作印者不可不善書之理。其斥「若專求工致，或以剝落爲老，斷續爲古，過肥過瘦爲樸，顛倒欹仄爲奇，非不可觀，識者終惡其鑿」。點出此數弊皆在斧鑿而已，其時印壇正熾此風，子固力倡藝貴乎自然，其識見自高人一籌。

開篇概言篆、章、刀三法根本，所謂嚴整以散漫出之；宏論以漫筆出之，讀者自能心會，後則考訂印學來歷；品評鑿、印、章分野及金、銀、銅印質等級，撥蠟翻砂，鎔鑄鏤刻，佩綬繫鈕，古今有別，在在皆見宏識，復論唐後始有齋館、道號入印，儼然一篇溯史文字。子固長於史，致力漢家法度尤稱精湛，故

此段文字實發平素學養所蓄，侃侃而談者也。

又論繆篆之勢，論朱白之別，皆有深意存焉。於印既浸淫日深，所言亦皆甘苦中來。予最服膺其論曰：「漢人作印，無所謂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無意間，今人竭力爲之，適成其醜。」此語大妙。憶予讀宋史，曾記東坡翁有一語：「書初無意於佳乃佳耳，」云有意爲之，則不免做作，無意於佳，適可達其自然之極，時深有感觸，以爲臨盡古人法書，皆不稱意，知古人是時作意爲之否？今見子固此言，復知書、印一理。漢人治印皆工匠者流，日事鑄鑿，亦不過爲家口之計，豈如後世所謂藝事哉？然一種自然情趣，溢於鐵筆間，迥非竭力爲之者所可企及。印嘗如此，推之銘文籀文，木牘簡帛，以及秦磚漢瓦，壁畫帛繪者，何一不如此哉？

《印箋說》雖以短簡片牘撮盡印學精義，然其旨在好古，厚古非今，亦不無可商榷處，此緣子固日以臨摹漢法所致。識盡漢印好處，故眼高難容流俗，是其所長；而循循奉漢法爲歸，致概貶時人，此其失當處，不必爲賢者諱也。印家著論，自有其立足點，偏激難免，苛求無益，要之在讀者別抉梳理耳。

縱覽古來名手，篆刻名世者不多論著，更難兼史識；以治學而論印者則偏於史實考訂，於篆刻則無聞焉。子固篆刻出入秦漢，允推首屈；其以承矯弊，於清初印壇亦足謂流風遠被；而論述切精撮要，堪稱印技印學雙栖名手；更兼以印志史，熔學術、藝術於一爐，開印壇未有之先例，則尤見出博大精深，爲時賢所難企及。得此四美，謂爲大家，不亦宜乎？



鄧芬詩箋

鄧芬（一八九四——一九六三），字誦先，號曇殊，又號從心先生。廣東南海人。幼承家學，善詩文書畫。書法挺秀。尤以人物仕女畫最爲世重；花鳥多逸筆草草，形神兼得。平生好文酒游藝，精音律，喜爲名伶撰曲，傳誦一時。晚年寓居香港，恆挾藝往來香港澳門間。附箋作於一九四二年（壬午），詩云：「愁烟裊裊望中收，夜不成眠且合眸。我亦抱冰時惴惴，君何擊楫意幽幽；受塵可許爲眠願，築室無寧是道謀。已慣平生久離索，未妨八極再周流。」

愁烟裊裊望中收，抱冰不成眠。

且合眸，我亦抱冰時惴惴，君

何擊楫意幽幽，受塵可許爲

眠願。築室無寧是道謀已。

慣平生久離索，未妨八極

再周流。按集小隱池館清晨坐，有渡海者還途

中成詩索同座和句

壬午七月 恣心錄



鄧散木詩箋

鄧散木（一八九八——一九六三），原名菊初，又名鈍鐵，字散木，以字行，別號有糞翁、一足、癡等。所居曰「三長兩短齋」。上海人。早年書法師事蕭退庵，篆刻學趙古泥，皆能變化。兼擅篆、隸、楷、行、草諸體。印亦磅礴有奇氣。中年在上海設帳授徒，晚年客居北京，任職文字改革出版社。為近代著名書法篆刻家。著有《續書譜

圖解》、《草書寫法》、《歐陽結體三十六法詮釋》、《篆刻學》等書。附詩撰於一九五八年，翌年書贈友好。詩云：「九十衰翁氣不衰，晚將健筆獻明時，一縑一楮皆新意，信手還題革命詩。」「琳琅滿壁見精神，草草揮來盡率真，三絕平生書畫刻，何嘗一事傍前人。」

九十衰翁氣不衰
晚將健筆獻明時
一縑一楮皆新意
信手還題革命詩
琳琅滿壁見精神
草草揮來盡率真
三絕平生書畫刻
何嘗一事傍前人
親白名爲造作展
國權先生友正繫於北京

陳祥耀先生詩箋

龍性難馴自轉奔東趨
大海走中原文明哺育
為黃帝華胥堂之認
子孫焉黃河碑林題句

丙寅年

陳祥耀



中日書道關係史上有二次極重要的轉捩點，一是奈良時代的王羲之書風的盛行，一是室町時代五山文學的興起，禪林對於黃山谷書法的愛好，引起書道審美觀點有極大的改變。鑑真傳來品物單內有羲之的真跡，從正倉院文書中聖武天皇的宸翰《雜集》、及光明皇后之《樂毅論》等，可看到朝廷對王書之傾倒。雖以空海大師本人對書法造詣之高，路數之多，有顏（真卿）有李（北海），而飛白、狂草皆有獨到處，夏夏自成一面目，仍不能影響當日朝野對王書摹仿的風氣，使其推進一步。近觀唐土，在太宗、高宗時代對羲之的極度推崇，到了韓愈卻有一「羲之俗書」的貶詞，不喜歡嫵媚，以其易流入甜俗，韓愈這一觀點，要到五山的虎關，在《清言》中才提出討論。由於遣唐使的中斷，交通的隔閡，中國本土的書風，影響到日本，總要遲一段時間。由唐入宋，蘇黃米蔡的興起，在北方女真社會的金朝，蘇米已盛行一時。在扶桑似毫無影響。到一山一寧東來，開始提倡魯公「屋漏」之法（《濟北集·「一山國師行狀」》），弟子虎關欣賞山谷書體的雄健奇麗和欹斜拙變，榮西、俊仍相繼入宋，宋風方正式為日本書道界所吸收，對王書的看法和以前乃大相逕庭。以上事實，衆所習知，不欲多談。本文準備討論一點唐風未入之前，中、日雙方在書法上早期接觸，從零星的資料所得到的初步了解。

中國書法傳入日本，似乎可追溯至東漢時代，沖繩出土的齊刀，福岡志賀島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姑且勿論，正式有年號的出土文物，以一九六一年奈良縣橿本町東大寺山古墳發見的鐵製環頭大刀為最早，其上錯金銘文有云：

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練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

這把刀上有中平年號，是東漢靈帝時物，這和一九七四年

山東蒼山縣出土的永初六年鐵刀，上有銘云：「五月丙午，造卅煉大刀吉羊」，製作和文字，如出一轍，漢俗以「五月丙午」為治鑄吉日（見《論衡》等書），可見中平鐵刀，正是漢代從中國傳來的物證。

在熊本縣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大刀，銘刻稱：「作刀者名伊太光，書者張安也。」

在器物上鐫刻着書家的名字，目前所知，在日本似乎是首次。一般考證家認為約當中國劉宋元嘉時，倭國王珍之世。刀銘稱「八十練」，比永初鐵刀的「卅煉」，功夫更進一步，銘文又云：「治天下復□□齒大王世」，說者謂即《古事記》所稱的「水齒別命」，即是反正天皇時代，這是日本自己治鑄的刀，字體樸拙古勁，尙是六朝書體的典型。最有趣的是有書者的記名。中國碑刻上像漢《郿閣頌》後面題名：「仇紉字子長書此頌」（原碑已漫漶，此據《隸釋》），《西狹頌》題名十二行中有云：「……仇靖字漢德書文」，漢時也偶有書者署名之例，但很不普遍。此外如《華山廟碑》末的「遺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向來說者紛紜，似以監書說為長，因「察書」與上面「市石」，正成為對文，「察」與「市」都是動詞。北魏《石門銘》的「梁秦典籤太原郡王遠書」一句，說者謂應指撰文而言，著錄指親筆書寫，亦有可能。向來書者被視作「書手」，書佐及典籤官職比書手為高，故書者署名不多。敦煌經卷中時有書寫者題名，寫經生是一專業，情形又有不同。關於漢俗，書寫職掌的制度和隋唐以後書者題名才普遍的習慣，有待作專題研究。（北齊《雋修羅碑》末題「雋爰生寫」，但眉目很不清楚；隋《啓法寺碑》正式題「丁道護書」，丁與智永齊名，一時有「丁真、永草」之目，丁楷法為歐、虞所自出。）惟日本在自製的刀銘上，作器者和書者共同署名之例，出現如是之早，可見其時已對書道相當重視，是很值得注意的。

埼玉縣稻荷山古墳出土的兩面鑄有一百一十五個漢字銘文的鐵劍，曾引起史學界很多討論，有人注意到其中語法，如以「中」字作為後置詞的特殊用法，和北魏的造像記及墓誌中用法很多類似，認為北魏文化，通過百濟人渡海傳入日本（小川環樹教授說），這是從語言學上加以觀察。我在京都博物館仔細欣賞這把鐵劍，經透射後顯現出來的字體，十分清晰，筆畫紆徐閒逸，結體寬綽，仍保存隸意，完全是北朝的風格，絲毫一點不受到晉人的影響，如從書道上來觀察，似乎可從另一角度為北朝關係說增添一新的例證。

日本出土的古代墓誌，已有十數件，且有極好的圖版和解說，出版以來，對考古學界影響較多。從書法上講，應該是書道史第一手的資料，不能忽視的。

《船王後墓誌》文字雖表面、裏面只共百六十二字，而行筆瘦折疏簡，其中如「永」字、「之」字，間有遊絲連筆，略帶行書意態，而「宀」、「口」一類仍是北魏以來紆徐、拙峭的遺風。

《小野毛人金銅墓誌》雖僅寥寥兩行，唯原物觀摩，覽其點畫樸厚，中肥末輕，折筆處帶圭角，不用波磔，而神理自足，是北碑凝重筆勢。

《威奈大村墓誌》鏤刻在敦形銅製骨藏器上面，文字極佳，銘辭：「天潢疏派，若木分枝」以下，雋麗可誦，書風疎宕，無虞、褚嫵媚，反近《魏皇甫麟墓誌》一路，如「威」字之戈部，與該誌之「戈」，結體相似。

餘如《僧道藥墓誌》已晚至和銅七年（七一四），當唐玄宗之世，字的結體，仍取北碑，如藥、師、僧、道諸字，宛似龍門方筆，大抵和銅之際，純是北朝風味。船氏為歸化人，墓誌題「戊辰」，即天智天皇七年（六六八），小野墓誌為天武天皇五年（六六七），是時雖有僧道昭入唐，從玄奘問學，書法仍是沿襲隋風。《石川年足墓誌》

更晚及淳仁天皇之天平寶字六年（七六二），字已略近虞、歐，較為工麗整飭，無欹斜之勢，如持與正倉院聖語藏隋大業六年寫經比較，神態更近。

再以碑碣論，《宇治橋斷碑》立於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六四六），由殘存字體觀之，沉着全無唐風。《多胡碑》立於和銅四年（七一一），間有圓筆藏鋒，而天骨開張，瘦硬挺拔，如北魏風範。奈良時代的寫經，早期如大聖武的《賢愚經》，筆勢肥滿，說者謂近北魏朱義章《神品百碑》，和銅五年的《大般若經》，書風仍承隋人寫經之舊。至神龜以後，遂大起變化，天平七年，玄昉請來一切經，因光明皇后對於唐風的愛好，從此王羲之的字樣遂披靡一時。

試看和銅元年（七零八），下道圓勝之弟圓依朝臣的母夫人銅製骨藏器，「國」字作「囙」，已採用武則天書體。然在前此一歲，即慶雲四年（七零七），書寫的正倉院本《王勃集序》，較早一些時期的上野本《王勃集》，其中避武后祖父諱，「華」字欠一豎筆，但書寫字體，不用初唐人法，反近北朝，細身精勁，結體重厚，彷彿東魏《敬史君顯儁碑》（內藤博士說）。可見和銅以後，書風方纔劇變，以前全是北朝風範，所以和銅可說是由北朝書體轉變為「王羲之樣」的分水嶺。

由上可見王羲之書風影響日本，要遲至和銅以後，在此以前，和北朝的書體，關係最為密切。許多人以為清季楊守敬東渡，將碑學帶來，不知日本在奈良以前，書法本身即浸淫在北碑之中，用北碑寫字的習俗，應是日本古代文化和北朝文化關聯之一重要環節。

本篇所提出的，不止是中、日書道關係史上的重要問題，同時亦是兩國文化史上關涉的問題，謹將淺見約略陳述，望大方專家加以指教並作進一步的討論。

此篇日文譯本刊於青山杉雨編集的《書の日本》Ⅱ（筑摩山房，一九八零年）。